

黑春秋丛书

十大暴君

主编：赵士林



A0242620-S

十大暴君

卢隽 编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0500120
〔吉〕08号

黑春秋丛书(十套)

十大暴君

卢 隽 编著

责任编辑 赵东寅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4.875印张 90千字
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
1993年9月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3000册

ISBN7-80508-887-X/L. 238

定价:3.20元

主 编:赵士林

副主编:张锡坤

陈立群

编 委:文 野

叶 之

孙海风

吕 亮

陆 柏

浮 石

简 麦

王海春

江 心

牛 鉴

史 鉴

朱晓明

江 宏

张家林

高 峰

谭 艺

姜 凡

尹 羨

卢 隽

刘 佐

牟 鉴

赵明华

蒋立文

刘政亮

主 编 寄 语

中国人常称历史为“春秋”，这实在是了个了不起的创造。它体现了对历史运行的沧桑变幻的深沉感悟，闪烁着一种诗意的大智慧。中国古典诗词中多“咏史”、“怀古”之作，这表明了我们的先人对历史的多情；中国历代史书绝不对历史作冷漠的纪录，史家们总是要挥洒一管史笔臧否人物，褒贬善恶，自觉地、鲜明地表现出某种主观态度、价值取向。惟其如此，也才有对历史的春秋之喻。

然则历史有正有邪，春秋亦红亦黑。以史为镜，评点春秋，扶正祛邪，扬善惩恶，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。“孔子作春秋，乱臣贼子惧”，表明了历史审判的巨大威慑力量。我们献给读者诸君的这套“黑春秋”丛书，正是要发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，将历史的黑暗与丑恶集中地来一次大曝光，将那些臭名昭著的民族败类钉上同一根黑色的耻辱柱，以示惩戒，以儆效尤。

马克思在谈到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时说，他“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，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，……施展细小权术、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；……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，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；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齷齪，……”

马克思对梯也尔的描述、谴责，亦可看作对一切历史丑类的描述、谴责。中国历史上也曾产生过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梯也尔。他们君临天下则乱天下，为官一方则祸一方；他们一

一次又一次地将历史拖入血泊之中，他们给中国人民制造了无数灾难。充分地暴露、真实地记录他们的滔天罪恶，教育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地唾弃这些人类渣滓，是为本丛书的宗旨之一。

列宁说：“历史喜欢作弄人，喜欢同人们开玩笑。本来要到这个房间，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。”

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这话固然未必正确，但无论是窃国大盗，还是跳梁小丑，都肯定不会生下来就是坏种。他们的堕落，各有各的复杂原因。还有这样一类人：他们的初衷未必是要祸国殃民，他们甚至确乎真诚地想要救国拯民，但他们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。条分缕析，揭示其间原委；汲取教训，以求警示后人；是为本丛书的宗旨之二。

恩格斯说：“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，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，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，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。”

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，罪恶人物便体现了罪恶的社会关系。对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的叙述，注意揭示其深厚的社会时代背景，概括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，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原则，是为本丛书的宗旨之三。

有了上述三个宗旨，便使本丛书从根本上不同于那些仅仅满足于展览罪恶的作品，读者诸君不仅会从本丛书中看到历史的黑暗如何可怖，历史的罪人如何丑恶，更可从本丛书中得到启悟：历史的黑暗终将被驱除，历史的罪人终将遭审判，从而树立起创造光明历史，走向辉煌未来的信心。

赵士林

目 录

- 夏帝桀 (1)
- 殷帝纣 (11)
- 周厉王姬胡 (21)
- 周幽王姬宫涅 (26)
- 秦始皇嬴政 (35)
- 秦二世嬴胡亥 (50)
- 吴末帝孙皓 (66)
- 隋炀帝杨广 (81)
- 明太祖朱元璋 (100)
- 清世宗胤禛 (115)

夏 帝 桀

夏帝桀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亡国之君，也是中国历史上以残暴、凶虐而著称的暴君之一。桀与纣（商末暴君）二字，甚至被当成了凶横、无道、暴虐的同义语。

帝桀本名履癸，是夏王朝第十七世君主，桀是后人给他定的谥号。

履癸自幼聪明过人，读书能过目不忘，而且天生一身神力。据说他伸手可以把铁钩拉直，又可把铁棍揉搓成绳索，还能徒手同老虎、熊、黑之类的猛兽搏斗，因而很受父亲帝发的喜爱。

夏王朝的统治后期，国势江河日下，而且几个当政的君主，不是荒淫无道，就是昏庸无能。履癸的曾祖父孔甲尤为荒淫、暴虐。他迷信鬼神，专事淫乱，还有一个养龙的癖好。他所谓的龙，不过是些凶狠可怕的大蛇。为了养龙，他还特封了一个名叫刘累的人为御龙氏，为养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朝政荒疏，国家腐败。

孔甲的所作所为，很快传到了畿外四方诸侯的耳中。这些诸侯对夏的统治早已胸有怨言，听得夏王朝出了这么一个昏庸的君主，知夏必衰，便渐渐不把夏王放在眼里，有几个胆大的诸侯，还公然违抗夏王的指使，甚至还与夏王朝发生了边界冲突。孔甲以后的几个夏王，便不断向外开战，虽然也剿灭了几处不听话的诸侯，却因连年战乱，不知不觉中也伤了元气。至帝履癸之父帝发之时，昔日王朝的威风已一蹶

不振。

履癸的降生给帝发带来了一线振兴夏王朝的希望。履癸的聪颖和勇猛使帝发甚至感到是老天对夏王朝的特殊恩典，以为夏道不衰，天降斯人于吾夏邦，重振昔日雄风当属可望可及之事。因而帝发对履癸特别宠爱，万事总要顺着履癸的性子。闲常之时将履癸搂在怀里呢称之为太阳，以为夏邦有此太阳，自当前程光明，帝运无量。

履癸在溺爱中长大，逐渐养成了一副狂妄自负，目中无人的脾性，以为自己果真是太阳，为万民所仰，所以行事绝不容他人干预。而且自己天生一身神力，可敌万人，区区黎民，算得了什么，该杀就杀，该剮就剮，只有从命的份。初时因为老父尚在，有所顾及，还不敢任意施为。至自己亲登大宝，各种私心野欲便不可抑制地膨胀并爆发出来。

履癸登基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向四方诸侯显示自己的武力，并借机索取美女以及珠宝、马匹等珍贵之物。他的目标首先指向日益繁盛富庶的东方各诸侯国。当时的东方诸侯，主要有商、有施、有莘等等。由于夏王朝政治的腐败，他们与夏实际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，商才是他们的实际领袖。这当然是履癸所不能容忍的事情。但商的势力比较强盛，履癸不敢贸然对商开战，所以他选择了力量较弱的有施，想借此杀一儆百，镇慑东方。另外，向有施进攻，履癸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原来有施有一位天下绝伦的美人，名叫妹喜。履癸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已闻说过她的艳名，早有据为已有的念头。所以，向东部进攻，履癸首先想到的就是有施。

有施在夏王朝的军事压力下，只好派人向履癸求和，履癸的条件就是献出妹喜。有施国王无奈，只好把这位美人献出。

接着，履癸又率领大军向东进攻，希望乘着胜势一举击败商国。当时的商王成汤，是个有名的仁慈君王，他看到夏王朝的大军已逼近国界，双方的大战不可避免，百姓们将面临一场浩劫，心急如焚。为了换取国家的安宁和百姓的生命，他决定牺牲自己一人。于是，成汤安排好国中的大事，又安慰了自己的百姓，便孤身一人来到履癸的军营，表达了自己对履癸的景仰，并表示愿意以自己为人质换取夏对商的信任。于是，履癸罢兵回国，并将成汤带回关进了夏的均台监狱。

履癸这次东征，可谓大功告成，满载而归。一方面镇服了东方诸侯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，而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自己早已垂涎三尺的美人妹喜。

妹喜虽不是什么忠贞不二的烈女，但初到夏国，生活很不习惯，便很想念自己的亲人和昔日的女伴，加上又是被作为战利品带回夏国的，因而对履癸还有点惧怕，因此终日只是闷闷不乐，没人的时候还偷偷望东啼泣。履癸虽然带回了妹喜，却从未见她露过笑脸，几次意欲亲近，又都被妹喜躲开，心中焦躁。履癸虽然暗地里发了几次狠心，无奈一见到妹喜梨花带露、楚楚动人的模样，又不禁软下心来，不愿对美人用强。正在六神无主、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手下的一位内侍趁机向履癸献计：美人莫不爱荣华，大王何不聚国中之珍宝以取悦之？履癸闻言，高兴得直拍脑袋，立刻召见大司空（专掌制作珠宝玉器以及建造宫殿楼阁的长官），命他为妹喜迅速建造一所宫殿，还特别嘱咐：宫室要用琼玉砌壁，台阁要用瑶玉铺地，床要用纯洁的白玉打造，迴廊要用巨大的象牙雕饰。大司空领命而去，督领工匠日夜赶制。

履癸的简单几句话，却苦了夏国众多的百姓。琼瑶玉石都是世间罕见之物，要用它们盖一座宫殿岂是几句话就能完

成的事。官府没有足够的工料，便在全国挨家挨户地索取。遇有合眼的玉石，不由分说，即行拿走，哪怕是拆屋掘地，也决不放过。一宫建成万户倾，为了建成这座行乐的宫殿，不知有多少百姓被撵出家门、流落街头。象牙更是难得之宝。一只象一生只有一对象牙，那象虽然憨厚温驯，却也不是随意就可以把一对长牙供奉出来的。为了这一对长牙，不知有多少猎户搭上了性命，或者被打进监牢，从此不见天日，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

折腾了一年有余，总算把座金雕玉饰的宫殿修成。妹喜乍见了这么多的珠宝玉石，心中高兴，便把自己亲人和故国忘在一边，又觉得履癸不似传闻的那么可怕，倒是一位颇知温柔体贴的好男人，于是便把戒心收起，见到履癸也和颜悦色起来。履癸倒也知趣，见妹喜有了精神，便表现得更加卖力，打叠起一身的软功夫极力向妹喜邀好。二人恩恩爱爱、整日行淫纵乐。妹喜倍尽温柔，把个履癸调弄得如腾云驾雾一般惬意。履癸见美人如斯，心中大喜，连连赏给那个献计的内侍好几处封邑。

殊料美人的兴趣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不多日，妹喜便对这冷冰冰、毫无生趣的宫殿产生了厌烦情绪。觉得它单调、乏味，远不如自己做姑娘时同伴们相互间戏耍可亲、有趣。一日，履癸迈进妹喜宫中，便察出妹喜身形倦傭，不似从前那般温柔体贴。履癸虽然说尽了挑逗的话，妹喜只是无精打彩、草草应付而已。履癸心中不免生气，不知不觉中脸上露出了不悦的颜色。妹喜一见，心中委屈、禁不住几滴玉珠从双颊滚将下来，嘤嘤啜泣。履癸见美人伤心落泪，心中大悔，便将妹喜搂在怀里，百般劝慰。妹喜见履癸软了性子，心中愈觉受了委屈，泪珠儿滴滴嗒嗒，倾刻之间便再也不能止住。妹

喜一边啼哭，一边将自己儿时的戏耍之趣，歌舞之乐一一向履癸诉来，又诉说自己来到夏国，虽有君王伴在身侧，时承恩露，终究还是缺少几个相知的女郎，陪着说说女儿家的悄悄话。履癸闻言，禁不住哈哈大笑，连声说道：“我当是天塌之事，原来美人为此发愁。也是我过于粗心，实在是冤枉美人了。”说罢，即刻召见大臣，命将国中各种珍玩、各类侏儒、倡优之人尽皆贡入宫中。夏国不足，又命使臣前往各处诸侯国，责令限期进贡歌伎舞男，杂耍艺人，送入夏国。一时间骚扰得夏国及其它附属诸侯国鸡犬不宁，人怨沸腾。从此，履癸不再亲理朝政，终日只知陪美人喝酒听曲，纵歌纵舞。酒足之后便斥退宫人，将妹喜抱在膝上，通宵淫乐。

经过这一次事故，妹喜知道了履癸对自己的宠爱程度，便放开胆子开始要求这，要求那，对手下的宫人，稍不如意，即行伐诛。为了不致让履癸对自己失爱，妹喜对履癸也极尽笼络之为能事。妹喜知道履癸向来以神力自负，便绞尽脑汁要在这方面好好奉承一下履癸。一日酒宴，妹喜道：“妾闻大王力能伸钩索铁、徒手可搏熊虎，不知能否让妾一睹英采，以佐饮酒之乐乎？”履癸一听，心中大喜。原来履癸虽然自幼聪颖，却不好诗书礼乐，所以对文雅的游乐是一窍不通，虽有一身的蛮力，却又生怕美人笑话因而不敢稍有显露。今日妹喜故意挑逗，让他一显神力，可谓正中下怀：一来可以博美人欢心，二来又可显自己的英武风采，岂有不乐之意。当下履癸纵目四望，尽是一些妹喜喜爱之物，因而未敢贸然轻动。猛然一抬头，发现了门楣上悬挂的一幅彩缯，几步上前，将彩缯取下，叠成几层，双膀轻轻一用力，只听得“嘶啦”一声，好几层的彩缯居然已被扯成两截。履癸手执断缯，扬扬自得。妹喜见到履癸高兴，连声夸赞大王神力，又撒骄道：“妾只爱

听这裂缙之声，大王再撕几幅让妾听听。”履癸大喜，道声容易，便命少府官员去宫中库房，抬了一担彩缙，慢慢地与妹喜撕了一夜。是夜二人皆大欢喜。

吃喝玩乐了几个月，妹喜又有点腻烦，总是吃啊，喝啊，玩啊，乐啊，一点刺激的花样也没有！再说为了保持好自己的体型，妹喜也不愿毫无节制地淫乐。这下可就难倒了履癸。刺激的东西可不是有钱财有权力就一定能得到的。履癸一着急，身边的几个侍臣也跟着犯了愁。几个人一合计，想出一条妙计，道：“贵妃既不愿自己吃喝为乐，我等当以吃喝以博贵妃一乐。”于是凑近履癸耳边，道是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履癸一听，心花怒放，立即下令让手下人暗自加紧筹办。

这日傍晚，履癸哄说带妹喜出外略为散心，拉着妹喜坐到车里，边行边看。不知不觉行到一处，恍惚间见前面有一大片灰茫茫的树林，待行到近前，又有一汪湖泊，极为清澈可爱，更为可喜的是湖水居然有淡淡的酒香。湖边有龙舟一只。履癸便牵着妹喜，弃车登舟，内侍们撑篙摇浆，渐渐将舟驶至湖心。履癸忽然笑道：“我有一戏法，请美人观之。”说罢一挥手，突然间四下一片火把，照得周遭如白昼一般。妹喜惊愕之间，定睛望去，不觉惊得目瞪口呆，原来那远远望去的一片灰茫茫的东西，根本不是什么树林，而是一个个插在地上的木桩，层层重叠的也不是什么树枝树杈，而是大块、大块熏熟、烤熟的牛腿、羊腿。正在惊奇之间，又看见红旗一展，紧接着一通鼓响，一彪人马从肉林中冲出，直奔湖边向着龙舟跪下，磕过头罢，就伸着脖子大喝起湖水来。咕嘟咕嘟之声响成一片，仿佛夏夜的蛙鸣，又好似渴牛的狂饮。原来湖水里倾倒了大量的玉液琼浆，所以才会有酒香扑鼻。望着四周一群大汉拼命喝酒，妹喜不禁纵声大乐。笑声刚落，四

周一片欢呼之声。履癸大喜，即命那几个出主意的侍臣登舟受封。那几个臣子闻言，连忙撑着小船摇摇晃晃向龙舟驶来。大约刚才喝得有点迷糊，小船撑到半道忽然间被掀了个底儿朝天。船中的人都落入湖中，一名臣子张开口刚想呼救，一大口酒便灌进肚里，噎得直伸脖子。妹喜见了，以为也是今晚把戏之一，更是大乐。履癸见美人高兴，便命人不要去救，好让美人尽兴，不多一会，几个侍臣贼子便灌了一肚子酒，沉到湖底与阎王爷对饮去了。

是夜妹喜与履癸尽兴而归。

履癸为了博得妹喜的欢心，左一个主意，又一个把戏，视钱财珠宝如粪土，黎民百姓为牛马，朝政日益腐败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夏国的百姓常常借大骂天上太阳发泄自己的怨恨：“太阳啊太阳，你什么时候才死掉呢？我们即使跟你同归于尽也心甘情愿啊！”夏朝的统治岌岌可危。履癸对百姓的怨言，不仅不自我反省，反而认为是刁民惑众，便制作了各种各样的酷刑镇压敢于说话的百姓。

成汤被履癸拘进夏狱均台之后，探听得夏王朝如此腐朽荒淫，便决心要拯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他让国内送来了大批金银珠宝、骏马美妾给履癸，很快就博得了履癸的欢心，不久便被放归商国。回国之后，成汤砺兵秣马，积极备战，并先后消灭了昆吾，顾等几个夏王朝在东部地区的据点，扫平了直接向夏王朝进军的道路。

面对日益强大的商国势力，夏王朝群臣感到惶惶不可终日，于是他们纷纷进谏履癸，希望他能重振国威，以备大战。无奈履癸正沉迷于游乐之中，对群臣的谏言根本听不进去。

这时，有位著名的贤臣伊尹从遥远的东方千里辗转来到夏王朝，希望能一展鸿志，佐王安民，造福百姓。可是在夏

国的所见所闻，无不令伊尹感到沮丧。在一次宫廷酒宴中，伊尹挺身而出，向履癸进谏，指出夏王朝再如此下去，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，那么亡国灭种也就是不几天的事情了。哪知履癸听了，很不高兴，还斥责伊尹妖言惑众。宣称自己统治天下，就好象光芒的太阳普照大地一样，除非有一天太阳永远落下去，再也不从东方升起，否则自己的统治就将万世永存。并且喝令武士们将伊尹逐出宫门，声称若不是看在伊尹千里投奔的份上，定斩不赦。

伊尹自此对夏王朝已彻底失去信心，他决定另投明主，打碎这黑暗的世界，给万民一个安定幸福的人间。临行之前，他拜访了自己的好友，同朝大臣关龙逢，希望他能与自己一起出奔。关龙逢也是位直臣，但他却不愿跟伊尹一起走。他认为伊尹本不是夏国人，愿意保哪一个君主都无可厚非，而自己是夏国的子民，夏国有自己的亲人和百姓，他不能丢下他们不管，更不能异日率兵和自己的亲人们兵戎相见，二人只得洒泪而别。

关龙逢见伊尹被逼走，心情更加凄楚、焦急，恨不以立即劝说履癸从此改邪归正，扫除奸侍，重振夏国国势，便数次强谏履癸。可惜关龙逢的一片苦心却引来了履癸的反感和奸侍们的忌恨，他们视关龙逢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欲除之而后快。因为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理由，只好隐忍不发。

一日，履癸在瑶台设宴，特邀了关龙逢等陪坐。酒至半酣，履癸忽命在台下置备了炮烙刑具，倾刻之间，几个衣衫褴褛的百姓被当作犯人处死。受刑的号叫之声，惨不忍闻。履癸大笑，忽然转身向关龙逢发问道：“看炮烙之刑，你感觉快乐么？”关龙逢答道：“快乐。”这句话大出履癸和其他几位侍臣的意外，他们原以为关龙逢一定会答以不快乐，这样他

们就可以乘醉用违忤上意的罪名将关龙逢除掉，岂料此计落空。情急之下，履癸眼珠一转，又发问道：“看到如此惨烈的刑罚而感到快乐，难道你连一点仁慈怜悯的心也没有么？”关龙逢起身正色答道：“天下人所苦的东西，大王您都以之为乐，我做臣下的，是您的股肱，岂有您心中已很高兴了，而我们这些做股肱的还有不高兴的呢？”履癸闻言，狞笑道：“说下去，说下去！说得好我有奖赏，说得不好么，我这里可是有现成的刑具！”关龙逢悲愤地说：“我看大王你头上顶着的可不是什么帽子，而是一块巨大的石头；你脚下踏得也不是什么鞋子，而是一块春日里将融的薄冰。在这个世上，我还未见过头上顶着巨石而不被压死，脚下踩着块薄冰而不会陷进去的人呢！”履癸一听，勃然大怒：“原来你责骂我是个行将就木的人哪！我倒要看看咱俩谁先死。哼，今天我就先看看你是怎样死的，也让你知道我是不会死的！”于是喝令手下对关龙逢施以炮烙之刑。关龙逢愤怒地摔开卫兵的手，长叹一声道：“老天让我这么累地活着，现在可算用炮烙让我不用再操那份心了。”说罢，举身投火，自焚而死。在场的人莫不暗自流泪。

履癸杀了关龙逢，朝臣们人人自危，从此更加噤若寒蝉，履癸行事也更加肆无忌惮，朝政腐败。许多大臣及附属诸侯见夏势已去，不可挽回，便纷纷投奔到日益强大的商国去了。履癸终日与妹喜淫乐，身边的人也不敢把外面的事情告诉他。终于有一日，手下忽报成汤率领大军已经攻入夏国，履癸这才大惊失色，慌忙率领大军迎战。无奈此时的夏国已经日薄西山，众将无心恋战，士兵们更不愿意为履癸卖命。所以夏国军队一经交战，便溃不成军，纷纷向后败却。履癸率领自己的军队一直逃到南巢，最后困死在那里。

后来的人根据履癸一生中“残暴好杀”的脾性和行为，送给他一个恶谥——桀，作为对他的盖棺定论。